

董秋斯译文选集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

第二册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董秋斯 译

董秋斯译文选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
и Мир
第二册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董秋斯 译

I512.44

T953-2.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事年表

一八零七年

旧 历

一月二十七日

六月二日

六月十三日

新 历

二月八日 普鲁西希—艾劳的战事。

六月十四日 弗利德兰的故事。

六月二十五 两国皇帝在提尔西特相会。

第二册总目

大事年表	(II)
章目	(III)
第四卷.....	(455)
第五卷.....	(539)
第六卷.....	(655)
第七卷.....	(771)
第八卷.....	(851)

参考地图

一八零七年战役略图.....	(541)
----------------	-------

章 目

第四卷

第一章	尼古拉请假回家	(457)
第二章	俱乐部晚餐的准备	(467)
第三章	晚餐 上宾巴格拉齐昂	(474)
第四章	彼尔向朵罗豪夫挑战	(480)
第五章	决斗	(486)
第六章	彼尔与爱伦分居	(490)
第七章	安德列被人认作死了	(496)
第八章	丽莎生小孩 安德列到了	(500)
第九章	丽莎的死	(505)
第十章	捷尼索夫和朵罗豪夫在劳斯托夫家	(508)
第十一章	桑妮亚谢绝朵罗豪夫的求婚	(512)
第十二章	伊奥格尔的舞会 捷尼索夫的马竺尔加舞	(516)
第十三至十四章	尼古拉输给朵罗豪夫四万三千卢布	(520)
第十五章	尼古拉回家 纳塔莎唱歌	(528)
第十六章	尼古拉把输钱的事告诉他父亲 捷尼索夫向 纳塔莎求婚	(533)

第五卷

第一至二章	彼尔遇见巴兹吉耶夫	(542)
第三至四章	彼尔做了共济会的会员	(553)
第五章	彼尔赶出伐西里王爵	(566)

第六章	安娜·巴甫罗夫娜家的晚会 爱伦和包力斯私通	(569)
第七章	希波力提在安娜·巴甫罗夫娜家	(575)
第八章	老包尔康斯基做了募兵总司令 安德列的忧虑 他父亲的来信	(578)
第九章	毕利彬谈出征的信 小病人	(583)
第十章	彼尔去基辅视察庄子 解放农奴的障碍	(589)
第十一章	他去见安德列王爵	(594)
第十二章	他们在渡船上的谈话	(603)
第十三章	童山的“神亲”	(609)
第十四章	老包尔康斯基和彼尔	(614)
第十五章	尼古拉回了他的联队 粮荒	(617)
第十六章	捷尼索夫劫夺粮车 惹了乱子 受了伤	(622)
第十七至十八章	尼古拉去医院看他	(628)
第十九章	包力斯在提尔西特 尼古拉不合时宜的 造访	(637)
第二十章	他想去皇帝住处递捷尼索夫的呈文 但是办不到	(642)
第二十一章	拿破仑与亚历山大成了盟友 尼古拉的烦恼 “再来一瓶”	(647)
第二十二章	真正的生活	(653)

第六卷

第一至三章 安德列王爵在包古查洛伏的生活和业务 他
坐车穿过森林 落了叶的橡树 他造访在奥
特拉德诺耶的劳斯托夫家 无意中听见纳塔
莎同桑妮亚的谈话 穿过森林回家——长了

叶的橡树 他决定去彼得堡.....	(657)
第四至六章 斯比兰士基、阿拉克齐耶夫和安德列王爵 ...	(669)
第七至八章 彼尔和彼得堡的共济会会友 他造访约瑟·阿历克西耶维契 与爱伦和好.....	(684)
第九章 爱伦的社交成绩 她的客厅以及她同包力斯的关系.....	(693)
第十章 彼尔的日记.....	(697)
第十一章 劳斯托夫家 在彼得堡 柏喜和菲拉订婚要求陪嫁.....	(702)
第十二章 纳塔莎和包力斯.....	(706)
第十三章 纳塔莎和她母亲就寝时的谈话.....	(709)
第十四至十七章 纳塔莎的第一次大跳舞会 她和安德列王爵跳舞.....	(714)
第十八章 毕兹基造访安德列王爵 斯比兰士基家的晚餐 安德列王爵对他和他的改良失望.....	(731)
第十九章 安德列王爵造访劳斯托夫家 纳塔莎在他身上的影响.....	(736)
第二十至二十一章 柏喜家的晚会.....	(738)
第二十二章 纳塔莎向母亲请教 安德列王爵对彼尓谈心.....	(746)
第二十三章 尼·包尔康斯基王爵主张他儿子的结婚延期 纳塔莎因安德列王爵不在所感受的痛苦 他回来了 他们订了婚.....	(751)
第二十四章 安德列王爵和纳塔莎相处的最后几天.....	(758)
第二十五章 尼·包尔康斯基王爵对玛丽的待遇 她写给朱丽叶·加拉金娜的信.....	(762)
第二十六章 尼·包尔康斯基王爵要和布里恩小姐结婚.....	(766)

第七卷

第一章	尼古拉·劳斯托夫请假回家 他对纳塔莎的 婚约怀疑	(773)
第二章	尼古拉跟弥金卡算账	(778)
第三章	尼古拉决定去打猎	(781)
第四章	狼猎开始了	(785)
第五章	狼捉到了	(793)
第六章	狐猎和猎人间的争吵 伊拉金的殷勤 追兔子 卢加伊的胜利	(798)
第七章	在“叔叔”家的一晚 三弦琴 纳塔莎的俄国舞	(806)
第八章	他母亲怂恿尼古拉与朱丽叶·加拉金娜结婚 对桑妮亚发牢骚	(817)
第九章	奥特拉德诺耶的圣诞节 纳塔莎的苦闷和任性	(821)
第十章	尼古拉、纳塔莎和桑妮亚回忆往事 戴木勒弹琴 纳塔莎唱歌 假面舞的人们 一辆三马车赶到米 流考夫家	(826)
第十一章	在米流考夫家 桑妮亚去仓房试运气	(837)
第十二章	坐车回家 纳塔莎和桑妮亚用镜子测未来	(842)
第十三章	他母亲反对尼古拉与桑妮亚结婚的意图 他回 了他的联队 纳塔莎盼望安德列王爵回来 盼 得烦躁不安起来	(846)

第八卷

第一章	彼尔在莫斯科的生活 问他自己“为了什么”和
-----	-----------------------

	“因了什么”？	(853)
第二章	尼·包尔康斯基王爵在莫斯科 他对玛丽王爵 小姐的苛待 她教育小尼古拉 老王爵和布里恩 小姐	(859)
第三章	梅提维埃医生被老王爵看作奸细 王爵命名日 的宴会	(863)
第四章	彼尔和玛丽王爵小姐谈论包力斯和纳塔莎	(870)
第五章	包力斯和朱丽叶 他们的忧郁 包力斯求婚 成功	(874)
第六章	伊利亚·劳斯托夫伯爵 纳塔莎、桑妮亚与马利 亚·德米特力耶夫娜同住在莫斯科	(880)
第七章	劳斯托夫伯爵和纳塔莎造访尼·包尔康斯基王爵 他们受到玛丽王爵小姐的招待 包尔康斯基王爵 的怪僻行为 玛丽和纳塔莎互相憎恶	(884)
第八章	劳斯托夫家的人们去看戏 爱伦在邻厢里	(889)
第九章	歌剧描写 阿纳托尔和彼尔来了 纳塔莎认识了 爱伦 杜波尔跳舞	(895)
第十章	爱伦把阿纳托尔介绍给纳塔莎 他向她求婚	(901)
第十一章	阿纳托尔和朵罗豪夫在莫斯科	(905)
第十二章	马利亚·德米特力耶夫娜家的星期天 爱伦造 访劳斯托夫家 请他们去听乔治小姐的朗诵 对纳塔莎说阿纳托尔爱上了她	(909)
第十三章	爱伦家的招待会 乔治小姐 阿纳托尔和 纳塔莎跳舞并向她调情 她为她自己的心情 不安	(913)
第十四章	玛丽王爵小姐给纳塔莎的信 她也收到阿纳托 尔一封	(917)
第十五章	桑妮亚发现阿纳托尔的信 规劝纳塔莎 纳塔	

莎写信给玛丽王爵小姐	解除她同安德列王爵的婚约	加拉金家的交际会	阿纳托尔遇见了纳塔莎	她对桑妮亚发脾气	桑妮亚决定阻止她私奔	(921)
第十六章	阿纳托尔在朵罗豪夫家	巴拉加	(928)			
第十七章	阿纳托尔去诱拐纳塔莎	但是撞见了马利亚·德米特力耶夫娜的跟班	(935)			
第十八章	马利亚·德米特力耶夫娜申斥纳塔莎	伊利亚·劳斯托夫伯爵被瞒起来	(939)			
第十九章	彼尔在玛利亚·德米特力耶夫娜家	他告诉纳塔莎说阿纳托尔已经结了婚	(943)			
第二十章	彼尔对阿纳托尔的解释	(948)				
第二十一章	纳塔莎想服毒自杀	安德列王爵回到莫斯科	彼尔和他谈话	(952)		
第二十二章	彼尔和纳塔莎	他把他的热诚告诉她	一八一二年的大彗星	(957)		

“德米特力，”劳斯托夫对前座上的跟班说道，“那是我们家里的灯光，是不是？”

“是，少爷，您父亲书房里有一道灯光呢。”

“那么他们还不曾睡呀？你以为怎样？注意，不要忘记拿出我的新衣服来。”劳斯托夫摸着他的新长出来的小胡子加上一句道。“那，快点。”他对车夫喊道。“千万醒一醒吧，伐斯加！”他转向捷尼索夫往下说道，后者的头又在点动了。“喂，快点！你可以有三个卢布买酒——快点啊！”雪橇离他的门口只隔三所房子的时候，劳斯托夫喊道。他觉得那些马似乎一动不动了。终于雪橇转向右方，来到一座大门前，于是劳斯托夫看见头顶上脱落了一点石灰的熟识的旧飞檐、门廊、边道旁的标柱。他不等雪橇停下就跳下来，跑进了过厅。那所房子冷淡地静默地站在那里，仿佛完全不关心来的是谁。过厅里没有人。“哎呀！大家都好吗？”他想道，怀着一颗下沉的心停了一会儿，然后立刻跑过过厅，上了熟悉的楼梯的螺旋梯级。那个时常为了擦得不到家使伯爵夫人发怒的著名的老门柄，像往常一样松地转动了。接待室里点有一支孤零零的牛油蜡烛。

老米查耶尔睡在箱子上。壮得可以提起马车后身的听差普劳珂菲，坐在那里用布边结拖鞋。他抬起头来看敞开的门，于是他那睡昏昏的神情突然变成惊喜的神情了。

“哎呀！小伯爵！”他认着他的小主人叫道。“可能吗？我的宝贝！”于是普劳珂菲兴奋得颤抖着跑向客厅的门去，大概要去通报了，但是改变了念头，又走回来，俯下去吻那个青年人的肩头。

“都好吗？”劳斯托夫缩着他的胳臂问道。

“都好，谢上帝，都好！他们刚吃过晚饭。让我看一看您吧，少爷。”

“一切都很好吗？”

“谢谢主，都很好！”

劳斯托夫已经完全忘记了捷尼索夫，他不愿任何人占他的先，抛下皮外衣，踮着脚跑过那个暗黑的大舞厅。一切照旧：有原先的几张老牌桌，有原先的带罩子的灯架；但是什么人已经看见那个小主人，他还未到客厅，一种东西就像一股旋风一般从一道旁门飞出，开始拥抱他，吻他。一个又一个同样的生物从第二个和第三个门口里跳出来；更多的拥抱，更多的吻，更多的叫喊和欢喜的眼泪。他分辨不出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纳塔莎，哪个是别加了。人在同时又叫喊，又说话，又吻他。只有他母亲不在那里，他看出这一点来了。

“我不知道……尼古拉……我的亲爱的……！”

“他来了……我们自己的……可力亚^①，亲爱的人……他有了多大的改变！……蜡烛在哪里啦？……茶！……”

“还有我呢，吻我呀！”

“最亲爱的……还有我呢！”

桑妮亚、纳塔莎、别加、安娜·米哈伊罗夫娜、菲拉、老伯爵都来搂抱他，男女家奴们都叫着、喊着、啊着，聚在客厅里。

别加抱着他的腿不断地喊道：“还有我呢！”

纳塔莎把他拉过来，吻遍他的脸，紧抓着他的外衣边，跳开去，然后像一头山羊一般在一个地方跳上跳下，刺耳地尖叫。

周围都是含着闪耀着欢喜的泪光的、爱怜的眼睛，周围也都是寻求一吻的嘴。

脸色通红的桑妮亚也抱住他的胳膊，幸福得放光，急切地向他的眼睛看，等待她所渴望的眼光。桑妮亚这时是十六岁，长得很好看，特别是在这欢喜的紧张的时候。她眼不离他地笑着屏着气看他。他投给他感激的眼光，但是依旧期待什么人，找什么

^① 尼古拉的昵称。——译者注。

人。老伯爵夫人还不曾来。不过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快得不像他母亲的脚步声。

不过这正是她，穿了一件他不曾见过的、他走后做的新长衫。所有别人都放开他，于是他跑向她去。他们一到一起，她就抽搭着靠在他胸膛上。她抬不起脸来了，一味地贴在他那骠骑兵制服的冰冷的辫條上。捷尼索夫已经走进来，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他站在那里望着这种光景揉眼睛。

“伐西里·捷尼索夫，令郎的朋友。”他对问讯地看他的伯爵介绍自己道。

“极端欢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伯爵吻着搂着捷尼索夫说道，“尼古拉写信告诉我们了……纳塔莎，菲拉，看哪！捷尼索夫在这里了！”

那些欢喜的脸转向捷尼索夫那毛茸茸的身形。

“亲爱的捷尼索夫！”喜欢得忘了情的纳塔莎尖叫道，同时跳过去，搂住他，吻他。这一越轨行为使得人人不安了。捷尼索夫脸也红了，但是露出笑容，拿起纳塔莎的手来吻。

捷尼索夫被领进为他预备的卧室，于是劳斯托夫家的人们都聚在起居室里尼古拉周围。

不肯放开他的手并且时时拿来吻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旁边：聚在他周围的其余的人们留意他的每一种动作，每一句话，或每一种表情，从来不把他们那甘心崇拜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他的弟弟和姊妹们夺取最靠近他的位置，彼此争论应当由谁给他拿茶、手巾和烟斗。

劳斯托夫在他们对他表示的爱慕中觉得很快活；但是会合的最初一刹那是那么幸福，他眼前的快乐显得不充分，因此他不断地希望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经过他们旅行的疲劳以后，两个旅客一直睡到十点钟。

那大將軍一聽，心裏說：「這就是我所要找的！」他連忙走進去，見到一個大將軍，頭戴金盔，身穿鎧甲，腰間佩刀，足踏鐵馬靴，威風凜凜，氣宇非凡。

那大將軍說：「你就是我所要找的人嗎？」他連忙答應：「是的，我就是。」那大將軍說：「你就是我所要找的人嗎？」



在他们卧室隔壁的房间里，佩刀、皮包、佩囊、敞开的提包和脏靴子乱成一团。两双新擦过的带马刺的靴子刚放在墙边。听差们正在搬运水壶、水盆、刮脸热水以及他们那刷得很好的衣服。有一种男人气味和烟叶气味。

“哈喽，格维希加——我的烟斗！”传出伐西里·捷尼索夫干哑的声音。“劳斯托夫，起来吧！”

劳斯托夫揉着他那似乎胶在一起的眼睛，从滚热的枕头上抬起他那蓬松的头。

“哈，晚了吗？”

“晚了！差不多十点钟了。”纳塔莎的声音回答道。一阵浆过的衬裙沙沙声和少女的低语声和笑声从邻室传过来。门开了一道缝，闪露出一种蓝东西、蝴蝶结、黑头发和愉快的脸。这是来看他们是否在起床的纳塔莎、桑妮亚和别加。

“尼古拉！起来呀！”纳塔莎的声音又从门前传来。

“马上！”

这时在外室发现了佩刀而且拿在手里的别加，怀着孩子们见到从军的长兄所感到的欢喜，忘记少女们看见未穿衣服的男人是不得体的了，推开卧室的门。

“这是你的佩刀吗？”他喊道。

少女们跳开去。捷尼索夫把他那毛茸茸的腿藏在毯子下，仰着发慌的脸向他的伙伴求救。门放进别加以后，就又关起来了。一阵笑声从门后传来。

“尼古拉！穿着你的睡衣出来吧！”纳塔莎的声音说道。

“这是你的佩刀？”别加说道，“还是您的呢？”他怀着谦卑的敬意对黑胡子的捷尼索夫说道。

劳斯托夫匆匆忙忙地把一种东西套在脚上，披上他的睡衣，走出去了。纳塔莎已经穿上一只带马刺的靴子，正要把她的脚伸进另一只。桑妮亚在他进来时正在旋转、正要把她的衣服扩成一

个气球然后坐下来。她们两个都穿着淡蓝色的新长袍，都露出新鲜、红润、愉快的神色。桑妮亚跑走了，但是纳塔莎挽着他哥哥的胳膊把他带进起居室，他们在那儿谈起来。他们所谈的是一千种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不能使任何人感兴趣的小事情，他们几乎不给彼此留出发问和作答的时间。纳塔莎对他或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大笑一阵，并非因为他们说的话有趣，只因为她觉得快活，无法控制她那用笑声来发泄的欢喜。

“哦，多么好，多么妙！”她对每一件事说道。

劳斯托夫觉得，在爱情的温暖光线的影响下，他离家以后不曾在他脸上显露过一次的孩子气的笑容，这时在十八个月后第一次又照亮他的灵魂和脸。

“不，不过听清楚。”她说道，“你这时完全是一个大人了，是不是？我非常得意你是我的哥哥。”她摸一摸他的小胡子。“我想知道你们男人们是什么样子。你们像我们一样吗？不吗？”

“桑妮亚为什么跑走呢？”劳斯托夫问道。

“啊，是的！说来话可长了！你要怎样称呼她呢——你还是您^①？”

“看情形来定。”劳斯托夫说道。

“不，请称她您吧！我要在别的时候全部告诉你。不，我要现在告诉你。你知道桑妮亚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为了她的缘故，烫过胳膊的一个朋友。看这里！”

她拉起她的薄纱袖子，给他看她那细、长、柔软的臂上的一个红疤，远在臂肘以上，连舞服也可以遮起的地方。

“我烫出这个来证明我对她的爱心。我就把一个规尺在火里烧热，按在那里了！”

^① 俄文：单数第二人称用来称呼小孩子或熟人，多数第二人称用在比较客气的时候。大致与中国的“你”“您”两字相当。——译者注。

在做过他的课堂的老地方，坐在扶手上带小垫子的沙发上，看纳塔莎那异常明亮的眼睛，劳斯托夫重新进入家庭和童年的世界。那个世界对任何别人没有一点意义，但是给了他一些生平最好的快乐。他并不以为用规尺烫胳膊作爱情的证据没有意思，他了解那行为，不觉得惊奇。

“得，就是这么多吗？”他问道。

“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那么好的朋友！规尺一类的事没有一点意思，不过我们是永久的朋友。假如她爱什么人，她爱一辈子，但是我不懂得那个，我很快就忘记了。”

“得，那又怎样呢？”

“哈，她像那样爱我和你。”

纳塔莎突然脸红了。

“喂，你记得你走以前吗？……嘿，她说，你就要完全忘记了。……她说道：‘我要永远爱他，但是让他自由。’这是不是可爱，是不是高尚！是的，很高尚吧？是不是？”纳塔莎那么认真那么紧张地问道，显然她现在所说的是她先前含着泪说过的话。

劳斯托夫沉吟起来。

“我从来不食言。”他说道，“况且，桑妮亚是那么可爱，只有傻瓜才会放弃那种幸福呢。”

“不对，不对！”纳塔莎叫道，“她同我已经谈过了。我们知道你会那样说的。但是那不可以，因为你知道，假如你那样说——假如你以为自己受了你的应许的约束——那就好像是她并非真心那样了。那就好像是你同她结婚由于必须那样，那是断乎不可以的。”

劳斯托夫知道她们有过周密的考虑了。桑妮亚在前一天已经用她的美感动了他。今天，他瞥见她一面时，她似乎更可爱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十六岁少女，显然热烈地爱上了他（这一点他一刹那也不怀疑）。他这时为什么不爱她，甚至同她结婚呢，劳斯